



重庆的厨房男人的主场?

□赵瑜

或许有些偏颇,但是据我偷偷观察,在重庆,厨房很多时候是属于男人的。

重庆男人多是无肉不欢的肉食动物,对大餐有天生的探究欲望。我眼中的他们,多半是挽起衣袖把猪鸡兔牛在砧板上砍得砰砰响那种,鲜有尖起小指一边理菜一边宣布今晚我给大家弄一个豆芽血旺汤的。重庆男人在外品了美食,会边用牙签边研究门道,回家就准备下厨牛刀小试。橱柜五颜六色一格一格,刀架筷架各归其位,抽油烟机轰轰响,蓝焰舔着锅底,每一个热爱生活的男人看到这场火热的劳动场景都会心痒手痒。

冷兵器时代戮血沙场的尖刀,如今是用来杀鸡宰鸭剖活鱼的,男人唰唰唰几下就结束战斗,此时锅里或许已沸水翻天,或许油已烧得哗剥响,男人却不慌不忙。作料依次放入,是文火是武火严格打表,是煮是焖是炸是炒丝毫不乱。这边四圈麻将还没打完,一桌菜就亮堂堂地“孔雀开屏”了。一看来,一闻香,一吃绝。你没来得及赞出口,他却谦逊地先挑起菜的毛病来,准备下回再接再厉了。

经济适用男啦,你只能这样表扬。

女人下厨少有这样的风光。我看到的厨娘,很多是厌了煮饭却不得不煮的主妇,为了全家人的胃口,她头天会六神无主地问你们今天想吃什么。老公娃儿爹妈问完了,她匆匆记住,却老是丢三落四。所以她会做水煮鱼片时发现葱没买,在包好饺子后发现大蒜没了,汤一端上来才发现没放胡椒。她们的厨艺有的是在婚后进行的黑暗中摸索,没有名师,难免画虎画皮难画骨,一辈子都马马虎虎;有的是师出娘家,往往一只兔下锅了,才打

电话向娘家讨教:妈,橘皮几时加?糖放多少?何况上班回家,巴不得当一颗沙发土豆,对还要去厨房忙碌心生郁闷,心情就会影响味道。

论刀工,女人对刀有天生的恐惧感,力气不如男人,切片雕花都不够自如;论用料,女人喜欢油、盐、辣椒,豆瓣、酱油,浓墨重彩,却往往因为搁多搁少而败了吃兴。男人呢,擅用酒、糖、醋,这“厨房三君子”不显山露水,却能悄悄地改变整道菜的味觉;论菜品,女人的想象力远不如男人丰富,就那一两样拿手。不难从小学生作文中看到他们对妈妈的赞美:我妈妈做的某某菜好吃极了。可是这个小朋友没有想到,也许妈妈的法宝是预制菜加外卖。

厨房对女人来说,仅仅是工作场所之一,而且是无薪工作,不得已而为之;对男人就大不同,那是一个艺术工作室,是天生的练兵场,他们像孩童玩泥土一样在里面玩得兴高采烈,用刀铲实现着自己的英雄梦想。所以全世界米其林餐厅的大厨多是男人,女人甘拜下风。

话说回来,现在不是“抓住男人的心先抓住男人的胃”的年代了,对于讨厌油烟害怕衰老的女人,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啊。何况重庆男人是这么热爱家庭热爱生活的一个群体,那就把厨房留给男人,远庖厨,去享受更轻松快乐的生活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协会会员)

老兵顺风车

□海清涛

资中,雨一天接一天地下,生生把盛夏愁成了仲春。出门在外,撑着雨伞等车是格外辛苦的事。

“我们回重庆,妹儿,需不需要搭顺风车?”一辆银灰色的越野车停下来,一个穿紫蓝格子衬衫的中年男子从车窗里探出头,用普通话友好地问。

看了看坐在副驾驶上慈眉善眼的胖老太太,看了看越下越大的雨,我点点头,收起雨伞上了车。“师傅,我到永川,多少钱?”放好行李,在后排坐下,我自觉地问起了车费。

“这是顺风车,不收钱。”格子男很干脆地回答。

不收钱?我不认识他,他怎么不收钱?我有些意外地盯了格子男一眼,出于礼貌,没有把话说出口。

格子男看出了我的疑虑,笑着说永川是他回重庆的必经之路,我在永川服务区下车,一点不影响他的行程。

说话间,越野车开出了生活区,不急不缓往重庆方向驶去。

“妹儿,你运气好,坐这车不要钱。”老太太转过身子盯着我的脸,慢吞吞地用成都话说了一句。我赶紧从包里摸出一小袋没送完的永川秀芽,热情地递给老太太。心想,他们不收我的车费,那我就送他们点茶叶作为回报。

“不要,不要。”老太太显得有些慌乱,连忙把永川秀芽推了回来。

“永川秀芽是永川的特产,你到资中都舍不得送人,我们怎么能要你的呢。”格子男的言行中,隐隐透出一股军人之气。

收起永川秀芽,我试着问格子男以前是不是当过兵。“不错,我当过兵。”格子男自豪地笑了笑。也许我的话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。路上,格子男讲起了他当兵的那段不凡经历。老太太听得很投入,有时笑笑,有时叹息,很少说话。

格子男十七岁应征入伍到了部队,上过老山前线,在中越战争中受过伤立过功。回到地方后在一家国营单位干了一阵,后来辞职下海经商。多年打拼下来,他已经在重庆市区拥有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。

到隆昌服务区,我去了趟洗手间。回来时,发现后排多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清瘦小伙子,坐在副驾驶上的老太太不见了。

“解放军,你妈妈呢?”我四下望望,没有寻到老太太的身影,便问。格子男听了哈哈大笑,说老太太不是他妈妈,是他在简阳服务区搭的路人,老太太已经下车,跟来接她的亲戚走了。

“师傅,我到重庆大学,你收我多少钱?”车子发动时,后排的小伙子小心翼翼地问。

格子男摇摇头:“免费,只要是到重庆这一条线的,统统免费。”小伙子愣了愣,一下乐了:“省下的车费,我可以用作几天的生活费了。师傅,真是太谢谢你了。”

“帅哥,师傅以前是解放军。”我忍不住插话。

“昨晚做了个美梦,今天果然有好运,搭上兵叔叔的顺风车了,不,是兵哥哥的顺风车。”小伙子感慨地说,“军人是时代的英雄,大学毕业后,我也想去参军。”不知小伙子是心血来潮,还是早有此意。

“好男儿就应该去当兵,就应该去保家卫国。在部队的经历,是一种巨大的财富,它将影响到一个男人的一生。”格子男一脸骄傲,笑着熟练地转动方向盘。

“解放军,你不但有军人之气,有商人之智,还有演讲之才。”我发自内心地表扬了格子男一句。

“嘿嘿,不会吧,我只是个土生土长退伍多年的重庆老兵。”

.....

在永川服务区下车,拎着行李,撑起雨伞,我正准备向格子男道谢,才发现银灰色的越野车已经消失在茫茫的雨幕中了。

(作者系永川区作协副主席)

长兄如父

□刘云霞

我去看生病正在输水的沂霜,是受他哥哥的感动。

下课,正在办公室忙,在门外往里张望的沂霜哥哥惊喜地发现了。他来得正好。他弟弟今天没有来上学,我正纳闷但还没有来得及询问此事。

我请他进来。这是一个朴实诚恳的小伙子,去年高中毕业没有升学,在镇上开了一家烤鱼,生意还不错。他父母在市场上卖肉,每天早出晚归,几乎无暇顾及沂霜的生活和学习。都一学期多了,我只在餐馆这样的非正式场合见过他母亲两次,每次都是匆匆聊几句而已。

家长会、给沂霜送午餐、上下学接送等事情都是这位哥哥包了。他俨然是负责的家长。听沂霜很自豪地说过,家庭作业读书听写之类,也是哥哥在辅导。我亲眼见过这位哥哥给没有吃早餐的弟弟送面包牛奶,并且是站在教室窗外怜爱地看着弟弟,并轻轻叮嘱他快吃,不然会耽误上课。看弟弟狼吞虎咽,又怕他噎着,连忙改口说慢点慢点。

多好的哥哥啊!那温馨的一幕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翻腾,感动着我。

哥哥进了办公室。他很懂礼貌,向我欠了欠身子,表示问好,这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。我拉开一把椅子,热情地招呼他坐下。他先跟我说沂霜生病了,在输液,不能来上学。

我以为他是单为此事而来。我反复说身体要紧,病好了再来上学,补一补就行了。但是他一点没有要立即离开的意思。他犹豫片刻,还是开口了,但是又怕对我有什么伤害,语气极其委婉。他说:“哎,老师,沂霜不想读书了,对读书完全没有了兴趣,我都不知道为什么?”

我知道沂霜寒假回来以后就没有进入状态,但是我不知道有这么严重。我说不会吧?他只不过贪玩了一点,注意力不集中一些,我没有看出来。

可是哥哥说是真的,是今天早晨沂霜亲口说的。他说弟弟听写不起,怕被打。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。我反复在回忆里搜寻,确信自己没有因为孩子听写不起动手打人的行径。

不过我很快意识到,由于自己的疏忽没有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和思想动态,或许是我没有让孩子体会到我与集体的爱。体会不到学习的成功与集体的温暖的孩子怎么会有学习的

动力呢?孩子的学习动机原来多么单纯。

只顾自责的我竟然忘了领会哥哥此行的真正用意。他探询的目光看着我。好半天我才明白过来,他是希望我能给他弟弟鼓励,让他有学习的信心与乐趣。我说放心吧,我会好好努力,帮助你弟弟重拾学习的信心。哥哥的眼神别提多么激动。他没有说出真正用意,但是他一定经过仔细斟酌思量以后才作出试探的定夺的。

多么善解人意的哥哥啊!

沂霜输液的地方离学校不远,不过几分钟的路程。那里,看病的人还不少。我蹲下身子,满眼怜爱地看着沂霜,告诉他老师很想念他,同学也很想念他,希望他早一点好起来。孩子纯洁的眼神看着我,泪花已经在眼眶里打转转,他需要的就是老师这样跟他轻轻说话。

可是扪心自问,开学以来我还真的没有这样单独对他说过话。面对他的学习困难,还有课堂上他爱接嘴爱打岔,我都是粗暴地训斥他扰乱了课堂秩序!殊不知,这样的训斥无济于事,甚至变本加厉伤害了孩子的心灵。

哥哥,给我上了一课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鹤得转 专栏

老乡

□武辉夏



应好友安祥胜邀请,我在南滨路一次宴席上碰到很多安徽人,便叫老乡,很是亲热。

旁边一位老友笑道:“你碰到谁都是老乡,你的籍贯不是江苏南京吗?”我当场回道:“我出生在重庆,碰到重庆人是老乡,我碰到四川人,重庆曾属于四川省,当然也是老乡。我的籍贯写的江苏南京,碰到江苏人自然是老乡,我的祖籍是安徽芜湖,碰到安徽人当然也是老乡,我母亲是镇江人氏,碰到镇江人,更是老乡呀,我在国外碰到任何中国人都都是老乡,我离开地球,碰到全世界所有的人肯定也会视为家乡人,地球老乡,对吧。”

安徽朋友听了,满堂喝彩,齐声说:“武老师大胸怀,大格局,大境界。”

(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)